

明

紀

冊七

卷

三

三

明紀卷第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五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二十年春正月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  
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  
導則禁闈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  
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命獻可貶一秩調外  
餘奪俸半歲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  
之請與同謫給事中舒宏緒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  
出宏緒南京羽正獻可並以雜職徙邊方趙志皋論救被旨譙讓給  
事中陳尙象復爭之坐斥爲民尙象嘗劾罷尙書沈鯉爲士論所非  
至是人始稱焉給事中孟養浩言人臣卽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

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誤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旣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及鄒德泳亦各有疏帝益怒言冊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丙戌命錦衣衛於闕下

杖之百除名永不敘用獻可羽正宏緒亦除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  
貶一秩出之外帝又謂養浩所逞之詞根託錢一本造言誣君搖亂  
大典遂併斥一本爲民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以朝士莫不  
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  
禹謨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謫名儒邊  
方德泳懋遜等並斥爲民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尙書李長春等復  
疏諫帝再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王家屏上疏曰漢汲黯有言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臾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  
內愧頃年以來九閨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  
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  
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  
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柰何厭聞  
直言概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

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渙忍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趙志皋具揭爲家屏請帝遂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譖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託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効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 御史馮從吾言陛下郊

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  
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  
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  
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  
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  
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卽勿以目前宴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  
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

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  
爲外吏有物議陸光祖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  
時論翕然稱焉

刑部尚書孫不揚言折獄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

耳議斷既成部寺各立長單刑部送審掛號次日卽送大理大理審  
允次日卽還本部參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於打斷相驗令御史  
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詳鞫笞

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 初西部人哱拜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官寧夏副總兵子承恩夢妖物而生狼形梟蹄性狠戾拜老襲職洮河告警御史周宏禴舉承恩及拜義子雲指揮土文秀等將材巡撫都御史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鄭洛願與承恩從軍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筆之二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三月戊辰殺馨及副使石繼芳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據寧夏城反承恩陷玉泉營中衛廣武取河西四十七堡惟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賊引河套著力免宰僧攻之並犯花馬池全陝震動 辛未王家屏致仕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憇直去國朝野惜焉 壬申魏學曾檄副總兵李昫帥游擊吳顯趨靈

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  
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唯寧夏鎮城尙爲賊據著力  
免等中外相呼應哱拜土文秀攻趙武於玉泉哱雲著力免急攻平  
虜蕭如薰伏兵南關陽敗誘賊入射雲死餘衆敗去又襲著力免營  
獲人畜甚多賊乃退昫救武圍亦解  吏部擬量移萬國欽爲建寧  
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尙書陸光祖  
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璋等趙志  
皋疏救被旨切責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亦不許已  
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先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  
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會光祖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  
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  
求去許之光祖清強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與宋纁相  
繼爲吏部部權始克振  中朝聞哱拜反欲遣李成梁爲將未敢決

御史梅國禎特疏保之給事中王德完持不可國禎乃薦成梁子如  
松有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並年少英傑宜令討賊夏四月甲辰命  
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將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鎮兵  
以往而國禎監其軍武臣之有提督自此始甲寅甘肅巡撫葉夢熊  
上疏自請討賊許之又詔陝西巡撫沈思孝移駐下馬關爲大軍聲  
援李昫與故總兵牛秉忠抵寧夏城下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  
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  
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  
通亦負傷榆林游擊俞尙德戰死時慶憲王薨鎮原王伸壇理府事  
賊脅伸壇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官軍亦糧盡乃引退休  
近堡魏學曾日夜趣芻饟治舟調兵思孝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  
中侯慶遠劾之召爲大理寺卿伸壇謀襲賊弗克府中人皆被殺憲  
王妃方氏匿其子帥鋗地窖中自經死壽陽王倪勵脅降不屈爲賊

所囚

擒力克縛史二叩關獻俘復還二年市賞

祖陵之被水也

議者或欲開傅寧河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獨潘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巡撫周寘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先是季馴三疏乞休不允至是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從之季馴將行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闢而無待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積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導淮之議起

平秀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會子死旁無兄

第前奪豐後島主妻爲妾慮其爲後患而諸鎮怨秀吉暴虐咸懷異志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秀吉乃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元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陷朝鮮之釜山鎮乘勝長驅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昞又湎酒弛備猝見寇至皆望風奔潰昞棄王京令次子璉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遣使絡繹告急且請內屬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 趙志皋張位建議凡大僚缺令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吏部尚書孫鑛言廷推之法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史孟麟亦言類奏之法以一部之事分而散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諸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得爭其是又誰執其咎此收攬威權之漸

必不可從也帝皆不納卒從位等議 哮拜復以套寇五百騎圍平  
虜堡副總兵麻貴選精卒三百閒道馳郤之魏學曾命貴撫著力免  
銀定宰僧於橫城啖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  
蕭如蕙甘州故總兵張傑軍皆至乃復攻寧夏賊計延綏榆林兵出  
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  
瓢井堡以牽我兵哮承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曾  
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會帝  
以石星言賜學曾尙方劍督戰寧夏巡撫朱正色總兵官董一奎及  
葉夢熊梅國禎劉承嗣李如松先後至軍帝聞蕭如薰孤城抗賊大  
喜六月命代董一奎爲寧夏總兵官盡統諸援軍以貴爲副丁未諸  
軍復進攻城連戰不下初學曾欲招劉東暘許朝令殺拜父子自贖  
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脰置之獄正色至以傑嘗總  
寧夏兵與拜善復遣之招拜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

亦繫不返寧夏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  
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來奔賊糧盡乃以求撫緩師而  
奉黃金繡蟒於卜失免等請急徇靈州先據下馬關阻饟道學會與  
夢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以灌城如松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  
行石星及給事中許宏綱以爲言帝乃下詔申飭卜失免莊禿賴以  
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以土昧鐵雷爲前鋒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  
馬池西沙澗口入爲拜聲援貴擊之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  
沙洲學會令游擊龔子敬扼沙澗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擣土  
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盡取其畜產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  
子敬死寇遂遁賊復乞援於著力兔著力兔復以萬餘騎至張亮堡  
如松帥勁騎迎戰手斬士卒畏縮者自卯迄巳敵銳甚會貴及李如  
樟等兵至夾擊之寇乃卻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  
賊益怖懼秋七月孟秋饗廟帝不親行太常寺少卿王汝訓極諫

不聽癸酉給事中張問達以寧夏用兵請盡蠲陝西逋賦從之

廷議以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爭遣行人薛潘諭李昞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蹇達遣游擊史儒帥師至平壤副總兵祖承訓統三千人渡鴨綠江爲援甲戌與倭戰大敗儒等死承訓僅以身免

中朝震動魏學曾之遺葉得新也留固原十日以俟之帝責其玩

寇李昫渡河又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禎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頗咎學曾給事中許子偉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甲申詔罷學曾以葉夢熊代亦賜尚方劍駐靈州調度未幾國禎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大怒遂逮學曾下獄斥爲民刑部員外郎于玉立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閹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

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儉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夤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輩未嘗忤旨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鯨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時寧夏未平朝鮮事復起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

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 己酉詔天下督撫舉將  
材 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梅國禎挾諸將  
趨南關牛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  
國禎使間給劉東暘許朝暉承恩互相殺以降貰其罪三人內猜疑  
東暘朝遂誘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  
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李如松帥兵圍暉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  
焚死葉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  
庶九月壬申寧夏平夢熊國禎朱正色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

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  
官救朝鮮如柏如梅並帥師援勦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  
等守要害爲聲援沈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給曰天朝幸按兵  
不動我不久當還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惟敬以聞  
廷議倭詐未可信乃趣宋應昌等進兵而石星頗惑於惟敬題署游